

## 俗世天堂——圖書館

翟 翱

東吳大學中文系

很難想像閱讀是如此古老的行為，稱之為「古老」，非言其舊也，毋寧是一種充滿敬畏的語氣。因為每當我彎著身、偃著燈在閱讀之時，抬起頭來看見燈下暗影彷彿亦看見了百年前、甚至千年前讀書人的幽幽背影。似乎可以這麼說，閱讀是人類歷史上少數有志一同的「善舉」（說善舉是因為戰爭亦是人類少數有志一同的行為）。試想，孔子曾在夜燈下悉心讀著《詩經》（可是為了刪詩？）；屈原想必也曾在微光中反覆沉吟甫寫罷的《天問》；史遷於黯夜傷心之時亦嘗重新翻起《史記》，想著該為誰誰多添一筆；浪漫如李白，大概是沾著月光讀詩吧。是的，閱讀的姿態亙古未移，然而閱讀的內容卻是包山包海、古今雜陳。於是人類因著對於知識的虔誠，為其打造了一個建築物——圖書館——好收納一冊冊精裝過後的人類文明。

閱讀的姿態雖至今未改，只是隨著更強勢的知識媒介侵襲而來，可能有不少人換了換姿勢，換坐在電腦、電視之前。不可否認的，閱讀人口在臺灣日益減少。這裡所謂的閱讀，我傾向於指那些「乘興」而來翻書的閱讀，非指埋首於參考書的閱讀。在講求效率的今日，人們對於溫吞地一頁一頁一句一句一字一字閱讀感到煩悶甚至懊惱。更糟的是，書本乃是被動的，它安坐一隅等待來人開啟後，藉由「閱讀」的行為才能提煉出書中的知識或樂趣。書本於是被迫退縮至一個不利的位置，它不若電視那般可以吃著爆米花且安逸地躺在沙發上觀賞，而必須灌注心神，近乎虔誠地閱讀。圖書館的性質很大一部分同於書本一般被動，如同書中雖有黃金屋，卻必須等待有心人來到才得以綻放光芒。圖書館一直以作為書本的守護者自居，我卻以為圖書館不妨以書本的「傳教者」自許。

韓愈的感嘆於今日可能更加貼切，誠然「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期待的圖書館，當扮演一位熱心相馬，甚至有點雞婆地牽馬去介紹給每一個人。我想會有這種讀者，他想要選一本好看又富深度的書，然而面對著館內茫茫書海，便不知如何是好。一縷縷的閱讀渴望，隨即被書海掩沒了。國內著名的讀書人唐諾曾云：「下一本書，就藏在你現在正閱讀這本書中。」意即當下閱讀的一本書總是能夠與下一本書產生聯繫，很有可能讀者在閱讀當下產生的疑問可以在下一本書中獲得解答。看似不相干的書本，其實在暗地聯繫成了一個橫跨古今東西的驚人網絡。例如司馬遷寫《史記》乃為探究天人之際，此般大哉問，荷馬、塞萬提斯、海明威、梅爾維爾分別在其著作《奧德賽》、《唐吉訶德》、《老人與海》、《白鯨記》中都曾提出類似的疑問。這廣闊的閱讀之海，潛藏在肉眼可識之下，必須仰賴閱讀經驗方能辨識。然而大多數的讀者所缺乏的，正是閱讀的經驗。於是乎僅能如瞎子摸象般摸索。閱讀的道路上如果有一位「先知」，能夠引領新興讀者一條道路，如同維吉爾帶領但丁穿越地獄、煉獄直達天堂，想必是一件幸運的事。圖書館正可以同

時扮演「伯樂」與「維吉爾」兩個角色。

由是之故，我建議圖書館不妨不厭其煩地週期性地推出一系列的主題式閱讀，即是每月或每季，訂定一個主題，或人物（如張愛玲），或流派（如臺灣當代小說家中的「張派」），或類型（如偵探小說），或重大的文學獎項（如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曼布克獎」）等，選題自可萬千，甚至科普著作、網路小說，無一不可入也。而所謂的主題基本上採取不分古今、不嫌雅俗的原則，甚至最好是「由俗到雅」。我恐怕一推出「卡爾維諾」的主題閱讀，便會嚇跑若干有志入書叢的同學。此一主題式閱讀除了選書之外，最好能夠再加上文字介紹，告訴讀者這一本書好在哪，為何該讀。若嫌人手不足，其實圖書館大可徵求志工幫忙，因為愛書之人總不吝於貢獻他們的閱讀經驗。這是一幅令人期待的畫面：某年的二月十二日，一名讀者走進了圖書館，映入眼簾的主題是「曹雪芹逝世XXX週年紀念日」，於是架上擺了《紅樓夢》（而且是最佳版本）、索隱派的《紅樓夢索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張愛玲的《紅樓夢魘》，甚至還有當代學者作家如土默熱的考據著作、吳淡如的改寫版本等等。走進圖書館，撲面而來的就是一朵「紅學」繁花，豈不沁人心脾？或許有人會說，《紅樓夢》的系列書籍早在書庫自成一格，何須多事？我想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前者是將經過主題式包裝過後的《紅樓夢》端到讀者眼前，後者僅是塵封書庫一隅，等待「良人」翻閱。讀者選書並非全然取決於其好惡，很大一部分在於書籍的包裝。君不見所謂暢銷排行榜上的書籍莫不經過出版社精心打造成一本看似「好看」的書，內容貧乏者十之八九也。我想圖書館是一個友善的閱讀環境，在此讀者能夠以最便捷地方式汲取最多的資源。一座圖書館的氛圍，應該不同於冷冰冰的書店，後者只在乎能從讀者荷包獲得多少，前者則是關注能給讀者多少。圖書館內應當漾著暖流，那是一股急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熱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內裡的知識統統傳承給進門的讀者。

圖書館除了藏書之外，非書所藏的影片亦是重點。不過我老覺得非書收藏的影片，新片有餘，而經典不足。幾位電影大師諸如楚浮、柏格曼、安東尼奧尼、小津安二郎等人的電影明顯缺席了。影片收藏以最新的電影為主誠然是件可喜的事。不過事實上，很多影片相較於經典顯然缺乏深刻的流傳價值。這並非崇古賤今，亦無涉個人的審美觀念。因為經典乃是經過時間的淘選才得以為經典。我以為藏影如藏書，可貴在「菁」不在新。時有同學抱怨東吳圖書館所藏新書不多，他校圖書館收藏新書之快是當月出版當月即有，殊不知圖書館那套《四庫全書》是很多學校想買也買不到。所以我建議非書資料室多進些大師之作，就算擺在角落無人欣賞也無妨，因為它們的地位早已牢固，難以為後浪取代，不會有撤架的困擾。

以上兩點拙見，僅是就個人的閱讀經驗所思而來。曾任圖書館長的波赫士曾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我卻要說：「圖書館應該是天堂的模樣。」這座天堂不分東西、橫亘古今、不避雅俗，而將永久矗立。